

佤语差比句的类型与语义分析

叶 星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8日

摘 要

本文以云南省孟连县富岩镇等嘎拉村使用的佤语为研究对象, 该地佤语属于阿佤方言大曼糯土语。通过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语料, 系统分析等嘎拉佤语差比句的结构要素、类型划分及语序特征。研究发现, 等嘎拉佤语差比句具有以下类型学特征: 1) 比较结果(形容词)前置的语序; 2) 单一优势语序(A + M + ST)占主导; 3) 双重比较标记(pi + khiŋ)在复句中出现频率较高, 且句法位置严格受限; 4) 差比句的否定形式通过否定副词或反义形容词实现; 5) 比较差值通过程度副词或零形式表达, 体现语用预设差异。本研究首次系统地揭示了佤语方言差比句的特征, 为南亚语系语言的类型学研究贡献了新的实证材料。

关键词

等嘎拉佤语, 差比句, 比较标记, 语序类型

Types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Wa Language

Xing Ye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April 10, 2026; accepted: May 18,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aman Nuo dialect of the Wa language, spoken in Dengagala Village, Menglia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Using firsthand field data,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nd word order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Dengagala W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Denggala Wa exhibit the following typological features: 1) Adjective fronting emphasizes the comparative result; 2) A single dominant word order (A + M + ST) prevails; 3) The dual comparative marker (pi + khiŋ) frequently appears in complex sentences with strictly constrained syntactic position; 4) Negative forms are

realized through negative adverbs or antonymic adjectives; 5) The degree of difference is expressed through adverbs of degree or zero forms, reflecting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al distinction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the Wa dialect for the first time, contributing new empirical evidence to the typological research of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Keywords

Denggala Wa Language, Comparative Sentences, Comparative Markers, Word Order Typ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佤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分为巴饶克、阿佤、佤三个方言。等嘎拉佤语作为阿佤方言大曼糯土语的变体，其 SOV 型语序与差比句的句法表现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差比句作为语言中表达程度差异的核心句式，其结构特征直接反映语言的类型学定位。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佤语语音和词汇，语法研究尤其是差比句的专题分析尚未深入。本文基于等嘎拉村口语的田野调查语料，采用描写语言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方法，首次系统分析该方言差比句的语法机制，本文结论可为南亚语系语言差比句的类型学研究提供新个案。

2. 等嘎拉佤语差比句的结构要素

等嘎拉佤语差比句的结构要素主要包括五个要素[1]，即：比较主体(Comparative Subject, 简称 SJ)、比较基准(Standard of comparison, 简称 ST)、比较标记(Comparative marker, 简称 M)、比较结果(Comparative result, 简称 R)、比较差值(Comparative differential value, 简称 D)。

2.1. 比较标记的多样性

比较标记是指用来引入比较参项的形式标志。等嘎拉佤语主要有 *khij*、*pi* 两个比较标记。其中介词 *khij* 是本语词的比较标记，通常要放在比较基准之前、比较结果之后。根据马王储(2024)对少数民族语言借用汉语比较标记的结论，佤语中的 *pi* 借自汉语的比较标记，表示“比”之意，为介词，通常位于句首，即比较主体之前[2]。在特殊的语义关系下汉语借词 *pi* 和本语词 *khij* 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句子中出现双重比较标记的情况，二者的句法位置具有严格的限制，*pi* 必须位于句首，*khij* 紧邻基准。如下例：

1) 本语词比较标记 *khij*

(1) tɔn soʔ khij ne.

大 狗 比 猫

M

狗比猫大

(2) sen ʔeit meʔ khij meʔ.

重 哥哥 你 比 你

M

你哥哥比你重。

例(1)和例(2)的比较标记是典型的本语词 *khij*，比较标记的句法位置紧邻着比较基准 *ne* “猫”和 *me?* “你”，形容词 *tɔn* “大”和 *sen* “重”均位于句首。

2) 汉语借词比较标记 *pi*

(3) *pi* ?a? ?ɿ? loŋ kya? hun ?ɿh.

比 咱俩 我 高 路 多 助词

M

咱俩比，我高得多。

(4) *pi* nɿ tɔɔ za? ?ai saŋ, tɔɔ za? ?ai loŋ kɔn hun kɔ dɔi?.

比 和 胶 家 艾尚，胶 家 艾龙 稍微 多 一点

M

和艾尚家的胶树相比，艾龙家的胶水更多一点

例(3)和例(4)的比较标记是借自汉语的介词“比”，借用后的 *pi* 句法位置要位于句首，不能随意变换，否则句子不成立。

3) 双重比较标记的句法限制

等嘎拉佻语差比句的双重标记仅见于复句，*pi* 居句首，*khij* 紧邻基准，双重标记的并存反映语言接触中的“互补分工”。如下例：

(5) *pi* pa? zie? hua, zie? hua sen *khij* me?.

比 你俩 叶花， 叶花 重 比 你

M

M

你和叶花相比，叶花重过你。

(6) *pi* ma? kha kwiŋ, kwiŋ tɔn num *khij* ma?.

比 妈妈 和 爸爸，爸爸 大 岁 比 妈妈

M

M

爸爸和妈妈相比，爸爸的年龄大于妈妈。

等嘎拉佻语差比句的双重标记依旧遵循着固定的句法位置，在句子中比较标记 *pi* 依旧位于句首，而 *khij* 总是位于比较基准之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khij* 在这里更多的是表示“于”“过”的意思。

4) 零标记形式

(7) *ne* phaiŋ khɿp, *ne* luaŋ ?ɿŋ khɿp.

猫 白 快，猫 黑 不 快

白猫快，黑猫不快。

(8) *kɔn* pun giet ro?, *kɔn* me? ?ɿŋ giet ro?.

孩 子 女 听 话，孩 子 男 不 听 话

女孩子听话，男孩子不听话。

零标记形式差比句通过并列分句的语义对立表达差比。例(7)、(8)中没有比较标记，属于零标记形式的差比句。例(7)可以转写为 *hiaŋ ne phaiŋ khij ne luaŋ* “白猫比黑猫快”，例(8)也可以转写为 *kɔn pun giet ro? khij kɔn me?* “女孩子比男孩子听话”。

2.2. 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的形式与语义

邓凤民(2010)以及韦树关(2021)、李胜兰(2021)认为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是用来比较的两个不同对象,比较主体是指被比较、被表述的对象;比较基准是指用于比较的标准。在侬语中,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通常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代词,指量短语或主谓短语等成分来充当,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语义的限定,比较主体与基准的构成需保持句法对称[3]。基准项必须带比较标记。如下例:

(9) loŋ ʔɿʔ khij meʔ.

高 我 比 你
SJ ST

我比你高

(10) khyap pia ne phaiŋ khij ne luan.

快 跑 猫 白 比 猫 黑
SJ ST

白猫比黑猫跑得快。

(11) thiŋ ʔai kat ton num khij thiŋ dzi khot.

大伯 艾嘎 大 岁 比 大伯 尼块
SJ ST

艾嘎的大伯比尼块的大伯年长。

(12) hun kon ʔɿʔ khij kon meʔ ko dziʔ

多 孩子 我 比 孩子 你 一点
SJ ST

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多一点

(13) mun ʔin lai theʔ kia khij ʔon lai ʔsh.

好 这 书 助词 看 比 那 书 助词
SJ ST

这本书比那本好看。

上述例子中,例(9)中的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分别是用第二人称代词 meʔ “你”和第一人称代词 ʔɿʔ “我”充当;例(10)中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则用主谓短语 pia ne phaiŋ “白猫跑”来充当;例(11)和例(12)中比较基准都是由领属结构充当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例(11)中名词性短语 thiŋ ʔai kat “艾嘎的大伯”, thiŋ dzi khot “尼块的大伯”作为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例(12)中比较主体为 kon ʔɿʔ “我的孩子”,比较基准为 kon meʔ “你的孩子”;例(13)中由指量短语 ʔin lai “这本书”, ʔon lai “那本书”分别充当差比句中的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

2.3. 比较结果的句法表现

等嘎拉侬语差比句比较结果一般由形容词充当,形容词必须出现在比较标记前,且不接受程度副词修饰。否定比较时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需在句首或比较主体之后、比较标记之前加 ʔɿŋ “不”来表示否定;二是使用反义形容词来表示否定。二者使用的情况不固定,说话者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形式。如下例:

(14) raŋ vaŋ ʔut kyak men loŋ khij raŋ vaŋ ʔut kyak saŋ.

山 表处所 在 牛 公 高 比 山 表处所 在 母 牛
R

公牛在的山比母牛在的山高

(15) ʔɿʔ ʔɿŋ luan khiŋ meʔ.

我 不 黑 比 你

R

我不比你黑

(16) soʔ ʔɿŋ tɔn khiŋ ne.

狗 不 大 比 猫

R

狗不比猫大

上述例子中，比较结果均由形容词修饰。形容词在充当差比句的比较结果时，不论肯定或否定都要前置于比较标记之前，即形容词的强制性前置。如例(14) *loŋ* “高”、例(16) *tɔn* “大”。目的是凸显比较的结果，方便更加了解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之间的差比关系。而表示否定形式时有两种策略：第一种加否定副词 *ʔɿŋ* “不”：例(15) *ʔɿʔ ʔɿŋ luan khiŋ meʔ* “我不比你黑”。第二种是使用反义形容词：*ʔet* “小”替代 *tɔn* “大”。

2.4. 比较差值的类型

佤语布饶方言中作为比较差值的既有程度副词，又有表示程度范畴的代词；既有专门用于差比句的相对程度副词，又有可以兼用作绝对程度副词的程度副词。在等嘎拉佤语中专门用于差比句的相对程度副词主要有：*kɔn* “稍微”、*ko* “一点”、*phu* “非常”。既可用作绝对程度副词又可用于差比句的相对程度副词有 *kɔn* “稍微”、*phu* “非常”，如下例：

(17) *hun pa phyaʔ meʔ khiŋ pa phyaʔ ʔɿʔ ko dʒiʔ.*

多 的 吃 你 比 的 吃 我 一点(稍)

D

你吃的比我吃的多一点。

(18) *phu la phun meʔ theʔ hun khiŋ pa ʔɿʔ ʔɿ.*

非常 茶 采 你 结构助词 多 比 的 我 助词

D

你的采的茶叶比我的多得多。

(19) *kɔn ʔet num meʔ khiŋ num ʔɿʔ*

稍微 小 岁 你 比 岁 我

D

你年纪比我稍微小一点。

但正如前文所说，等嘎拉佤语差比句中有表示程度的副词来充当比较差值。上述例子中，均有程度副词充当比较差值。在汉语的“比”字句中，凡是用“更”或“还”等表示更进一步的概念时，虽然有高下之分，两者的属性是同向的；不用“更”“还”，就似乎是不确定是否是同向，甚至可能是反向。比如“今天比昨天还冷”“今天比昨天更”的预设条件是昨天已经很冷了，而“今天比昨天冷”这句话并没有这个预设条件，甚至可以说昨天并不冷[4]。在等嘎拉佤语的差比句中，程度副词同样可以传达这一语用意义，因此就出现只有比较结果而没有比较差值的差比句，即零差值。其基本结构为：SJ+R+M+ST，如下例：

- (20) ?in kon ?ia ?et khiŋ pho? the?
 这 崽鸡 小 比 同类 它自己
 SJ R M ST
 这只鸡仔比同类小。

3. 等嘎拉佻语差比句的结构类型

按照句子的难易程度以及语义间的关系,可将等嘎拉佻语差比句分为单句型差比句和复句型差比句。单句型差比句的长度较短,语义间的联系较为简单;复句型差比句要表达的意思较为复杂,要通过分句来表示复杂的比较关系。

3.1. 单句型差比句

等嘎拉佻语单句型差比句由于句子较为简单,其比较标记通常只用本语词 *khiŋ*,基本结构为: Adj + NP1 + *khiŋ* + NP2。当比较主体为短语时,为保持句子结构平行,比较基准一般也为短语,如下例:

- (21) te? pli? tha khiŋ pli? mak.
 甜 果桃 比 果橘子
 R SJ M ST
 桃子比橘子甜

- (22) phyuak ?e? sɿ ?a khyap khiŋ hu ?e? nɿ ŋoŋ the?.
坐 我们 车 助词 快 比 走 我们 用脚 我们自己
 SJ R M ST
 我们坐车要比走路快。

上述两个例子中比较标记都是佻语本语词 *khiŋ*。例(21)为简单的单句型差比句,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皆由简单的名词充当;而例(22)比较主体为主谓短语 *phyuak ?e? sɿ* “我们坐车”,为了前后保持一致,比较基准也由主谓短语 *hu ?e? nɿ ŋoŋ the?* “我们走路”来充当。

3.2. 复句型差比句

等嘎拉佻语的复句型差比句主要是由两个分句组成,前后两个分句之间用逗号相接。复句型差比句相较于单句型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比较标记的使用情况,双重标记在复句型差比句出现较多。根据比较标记出现的情况将等嘎拉佻语复句型差比句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零标记并列式。这种类型通过分句对立隐含比较,第二分句需在形容词前加否定副词或出现反义形容词。基本结构为: A + SJ, ST + ?ɿŋ + A/反义形容词。这类差比句的语义关系较为简单,如下例:

- (23) ton so?, ne ?ɿŋ ton.
 大 狗, 猫 不大
 狗大, 猫不大。(狗比猫大)
- (24) mum ?on ?ɿh, ?in (?ɿh) ?ɿŋ mum.
 好 那 助词, 这 助词 不好
 这个好, 那个不好。(这个比那个好)

二是双重标记复杂式。前文已提到,等嘎拉佻语差比句中除了本语词的比较标记之外,还借用汉语的比较标记。借自汉语比较标记时句子的基本结构有两种结构一: *pi* + SJ, SJ + R; 结构二: *pi* + SJ, SJ + R + *khiŋ* + ST。如下例:

(25) pi taʔ nɿ zaʔ, num taʔ tɔn.

比 爷爷 和 奶奶, 岁数 爷爷 大
爷爷和奶奶(相比), 爷爷的年纪大。

(26) pi nɿ tɛiak tʃh, tʃh nɿ po ʔa rɿʔ.

比 和 机器, 春 凭借 春白 助词 慢
和机器比, 用春白更慢

(27) pi naŋ tɛhiŋ kha naŋ voi, naŋ tɛhiŋ phaiŋ khiŋ naŋ voi.

比 楠琴 和 楠薇, 楠琴 白 比 楠薇
楠琴和楠薇比, 楠琴比男薇白。

上述例子中, 例(25)和例(26)的结构是第一种, 结构一比较标记只使用了汉语借词的比较标记 pi, 而例(25)是第二种结构, 在句子中, pi 和 khiŋ 共存, 出现的双重标记的使用情况。结合上文例(5)和例(6)的句子中也出现了双重比较标记的情况。由此可得, 等嘎拉佻语复句型差比句中更容易出现双重比较标记的情况, 这是由于复句长度较长, 分句间的比较关系较为复杂, 因此需要不止一个比较标记来表示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之间的差比关系。

三是语义关联手段。分句间通过代词 theʔ回指、副词 thaʔ衔接维持连贯性。如例(22)的 theʔ“自己的”下文例(26)的 thaʔ“也”。

4. 等嘎拉佻语差比句的语序类型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受汉语的影响较小。南亚语系差比句的语序类型通常为“形容词(A)+ 比较标记(M)+ 比较基准(ST)”, 即 A + M + ST [5]。佻语作为南亚语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 + M + ST 在等嘎拉佻语差比句中占有重要绝对优势。

4.1. A + M + ST 语序的绝对优势

等嘎拉佻语差比句遵循 A + M + ST 语序, 符合南亚语系 SVO 型语言的共性原则。比较标记附加在形容词上, 属于核心标注。汉语借词 pi 的语序固化, 借入后不会引发语序变异。如下例:

(28) heŋ ʔɿʔ khiŋ meʔ

聪明 我 比 你
A M ST

我比你聪明

(29) tɔn lik khiŋ soʔ.

大 猪 比 狗
A M ST

猪比狗大

(30) tɔn dʒiaʔ ʔɿʔ khiŋ dʒiaʔ meʔ, ʔa khyoʔ khiŋ dʒiaʔ meʔ thaʔ.

大 房子我的 比 房子 你的, 助词 新 比 房子 你的 也

A M ST A M ST

我的房子比你的房子更大, 而且比你的房子更新

上述三个例子中, 句子无论长短或难易, 其主要语序皆遵循 A + M + ST 这一语序类型。综上所述, A + M + ST 语序的绝对优势主要体现在: 一, 与 SOV 语序的和谐性: 形容词前置与比较标记紧邻比较基

准共同体现核心居末特征；二，语言接触的有限影响：汉语借词 *pi* 未引发语序变异，仅作为附加标记。

4.2. 语序的历时分层

佤语的差比句结构呈现出清晰的历时分层特征，其中 A + M + ST (形容词 + 标记 + 基准)语序可能保留自南亚语系祖语，而双重标记结构则反映了近代汉语西南官话的接触影响。这两种层次的叠加，构成佤语差比句的典型类型学特征。

1) 原始佤语层：A + M + ST 的南亚语系渊源

A + M + ST 结构(如“大 + 比 + 你”)在佤语中的存在，可追溯至南亚语系的原始形态。根据邓世俊(2004)与苏美蓉(2011)对汉越比较句对比研究可知，这一语序与越南语比较句高度同构(如 *to hon ban* “比你大”)[6][7]；暗示两者可能共享祖语特征。南亚语系的比较句普遍采用“形容词 + 比较标记 + 基准”的语序，其核心是比较标记后置于形容词，基准居于句末。

佤语的比较标记“*khij*”同样遵循这一模式，例如“*loŋ khij me?*”(高 + 比 + 你)。与之同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德昂语，其差比句语序也为“形容词 - 比较标记 - 基准”，比较标记为前置介词“*ku*”，如“*Ou djin ku an*”(我比她大)[8]。这种跨语言的高度一致性表明，A + M + ST 语序可能是原始孟高棉语乃至原始南亚语的一种古老句法策略，通过后置标记凸显形容词与基准的语义关系。

2) 汉语影响层：双重标记的接触渗透

近年来，佤语受汉语西南官话(如滇西方言)的深度影响，发展出“*M₁ + SJ + A + M₂ + ST*”的双重标记结构(如“比 + 我 + 大 + 比 + 你”)。这种结构直接复制了汉语“比”字句的语法结构，同时保留佤语固有的后置标记，形成混合形式。例如，佤语“*pi ?a? ?ɿ? loŋ khij me?*”(比 + 我 + 高 + 比 + 你)中，前一个“*pi*”为汉语借用的前置比较标记，后一个“*khij*”则是佤语原生后置标记的遗留。这种双重标记现象是语言接触的典型产物：一方面，汉语的强势影响迫使佤语引入前置比较结构；另一方面，佤语内部语法惯性保留了原有后置标记，导致两种语序策略的并存。

综上，佤语差比句的 A + M + ST 结构与双重标记结构分别代表了南亚语系祖语遗产和汉语接触层，其分层模式生动展现了语法系统的历时累积性与接触引发的创新性。

5. 结语

等嘎拉佤语差比句符合 SOV 型语言的典型特征，在结构类型和语序特征上表现出鲜明的语言类型学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形容词前置凸显比较结果：差比句的核心比较结果(形容词)始终位于比较标记之前，形成“A + M + ST”的固定语序，符合南亚语系 SOV 型语言的共性特征，同时通过形容词前置强化了比较结果的显著性。

2) 单一优势语序与双重标记并存：差比句仅存在“形容词 + 比较标记 + 比较基准”这一优势语序，但受汉语接触影响，借入比较标记“*pi*”后，形成“*pi + NP1, NP1 + A + khij + NP2*”的双重标记结构，且双重标记的句法位置严格受限，*pi* 居句首，*khij* 紧邻基准。

3) 结构类型的复杂性：单句型差比句结构简单，多使用本语标记 *khij*；复句型差比句则因分句间语义关系复杂，更易出现零标记或双重标记现象，并通过并列分句的否定形式或反义形容词隐含比较关系。

4) 比较差值的灵活表达：差比句可通过程度副词(如 *kɔn* “稍微”、*phu* “非常”)或零差值形式传递程度差异，且差值的隐现能反映预设条件的语用差异。

本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等嘎拉佤语差比句的语法机制，为佤语方言比较及南亚语系类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个案。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其与缅甸佤邦部分地区佤语差比句的接触关系，深化对语言接触中

语序稳定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陈经中. 佤语布饶克方言程度副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3.
- [2] 马王储.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差比标记和结构借用类型[J]. 民族语文, 2024(6): 104-115.
- [3] 邓凤民. 汉藏语系语言差比句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 [4] 韦树关, 李胜兰. 壮语金龙岱话差比句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98-103.
- [5] 李云兵. 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J]. 东方语言学, 2007(1): 75-92.
- [6] 邓世俊. 越南语“hon”字句与汉语“比”字句对比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 [7] 苏美蓉. 现代汉语比较句的汉越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 [8] 赵云梅. 德昂语中词的移位现象[J]. 红河学院学报, 2017, 15(2): 44-46.